

芬兰印象——18秋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交流小结

2019-03-27 08:59:29

"Hello! Can you speak Chinese?"——那个个子瘦小的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在不远处踌躇了一会儿，便径直向我走过来，客气且不乏害羞的问道。"是的"——我用中文略带笑意地回答他。接着他便也喜悦着用中文向我问路，究竟是去哪里我现在却着实记不清了，我或许是帮助到了他，不过大概并没有。毕竟我也是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正在为一切陌生事物找一条模糊的路，甚至并不比他早来这里一天。但是一切事物，这里人与风，建筑与天空，都为这次偶遇开辟出一条道路。我们最后微笑着挥手告别，在这流动的异国人群中浮起与众不同的语言——"再见。"虽然我们几乎已不可能不食言，但一切都如此陌生而熟悉，甚至在北欧九月已虚弱的阳光下显出温暖。我知道，在遥远的异国出现的一个倍感亲切的面庞与其说是一种安慰，倒不如说是幸运——你碰巧知道你并非孤立无援，并非孤独求索。就这样带着这份幸运与喜悦继续张望，尽管一切都是未知。站在赫尔辛基中央车站的广场上，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而缓慢。一辆辆蓝色的公交车静静地停在广场四周。一个个行人平静地穿过四周的路口或者离开广场或者来到这里。时不时从高处的钟楼或者别的建筑上轻盈地落下几只海鸥在一块块石砖的缝隙间悠闲地寻找，自由地踱步，周围的人习惯了它们，它们也是如此。温柔的阳光撒在每个人的脸上。这里全然没有东方大都市那种热闹和喧嚣，这是一种平静而悠长的时光。广场旁的车道围起一圈花坛，奇异的花朵正在开放。广场的北边似乎是一棵巨大的柳树，九月时节的叶子仍然碧绿，柳树的荫蔽下矗立着一座三四米高的四方形的基底，上面一座青铜铸成的卷发男人右手支着膝盖坐着，闭眼作沉思状。铜像周围围着一圈木质的长椅，三三两两坐着的老人们轻声谈论着什么。在动身前往芬兰时，便通过各种途径听说芬兰人的害羞闻名遐迩，以至于究竟是害羞还是冷漠也分辨不清，更是有在公交车站每个人排队时相隔四五米甚至十来米的距离的图片广泛流传。可能一切事物到了悠悠之口便不免夸张。在公交车站，每个人的确都在月台周围稀稀朗朗地站着，但是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一个刚刚好的距离，或许一个手臂的长度，不多也不少，彼此都不会触碰到，无论是肢体还是声音。很少有人会在人群中自顾自地说话，即使有也是和同伴间轻声低语，生怕他们的语言破碎了人群的静默。唯有一旁缓缓驶过的车辆寂寞地作响，在这快被地球忘记的北方湛蓝的天空下寂寞地作响。如果你没有伸出手臂打招呼，而恰巧你所盼望的那辆公交车上也没有人要下车，可怕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你旁边冷淡地驶过了。芬兰的每辆公交车在栏杆上安装着红色方块状的小按钮，并不是每个座位都有，但是一定确保每个座位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当有人要在下一站下车时，就会提前按一下这个按钮，公交车司机便会在下一站停车。如果没有人要下车，司机也没有看见路边有人伸手示意停车，那他便会接着赶赴下一站了。芬兰的公交车是永远没有坐满的，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永远都会有座位空着，两个紧挨着的座位往往永远只会坐着一个坐着人，很多人宁愿站着也不会去填满那一半的空缺。车上不出意外的也是一片静默，就像这片我们匆匆穿过的林野一样，蓝色的公交车在悠长的林间公路上地默默滑行，与大地融为了一体。或许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芬兰人与自然的那份淳朴的融洽了。作为一国之都，赫尔辛基总居住人口不过几百万人，可谓是小国寡民的典型了。而这不过中国一个地级市的人口几百万人只有很小一部分住在中心城区。大部分人则住在以条条公路联系起来的郊外，在那里，房屋周围环绕着各式各样的寒带树木，也许还有草坪，也许还有一条溪流。每家每户的门前都会种有许多一人高的灌木，在秋季它们的树梢上布满颜色奇异的浆果，但我从没有见过有人采摘它们，它们就这样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掉落，融在泥土里。芬兰人每天在那里经过，去林间散步，去附近的草坪上遛狗，放马。或许是因为稀松的人际关系解放了他们，他们对这些事情乐此不疲，有时一人牵一条狗，有时候两条。他们就这样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自得其乐。虽然赫尔辛基人口不多，但是大学的数量比起中国人口千万的大城市却不遑多让。而各个大学校区则更多，它们分布广泛。以赫尔辛基大学来说，就按照不同的学科划分为五个校区，其中只有人文学科处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其余的散布在城郊。我所在的理科校区则建在一个小山包上，一条向上爬升的公路从旁边经过。然而，如果你不仔细分辨，你可能不会发现路边茂密的白桦林背后掩藏着几座极具现代建筑风格的大学建筑。和大多数芬兰民居一样，这里大量使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外加蓝色的厚玻璃，给人一种自然的舒适感，也不乏一种简洁的明亮。芬兰的老师和学生都很随和，甚至有点随意，他们可能会时不时地抛出一个有趣甚至是无厘头的问题，但是经过一系列阐释和扩充却显出一种令人佩服的学究天人的精神，他们甚至会穿着拖鞋来上讨论课。服饰是随意的，但是上课风格却很严谨。和其他芬兰人一样，他们虽然不擅长交际，但是却并不掩盖外表下那一颗热忱的心，每逢学生求助，他们总是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有时甚至会为了一个不易理解的观点解释半个小时。当课后又有了新见解，或者更通俗易懂的提法，他甚至会好几个周之后再次提起这个问题。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对教学的热爱，他们经常不分昼夜的工作，有时候如果你夜里十一点后发了邮件，第二天早上说不定就惊讶地发现已经有了回复。他们将这份热情带给教室里的每个人，以至于忘了外面的气温正在一天天降低，冷风也开始把秋天树木那五彩斑斓的叶子带向天空，一切都开始接近尾声。芬兰的冬天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每个北欧的角落都是如此，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花白的比往时的静谧还要静谧的世界。虽然气象台发布的气温只是零下几度，但是在裹挟着冰晶的冷风搅动下，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无法忍受，只能在房间里怀念已经过去的秋季，那还带着略微温度的阳光，还有那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的白昼。然而芬兰人显然对这种气候怡然自得，他们仍然不改习惯，不时地到处走动，为他们的宠物狗也穿上厚厚的衣物走在秋季常走的草坪，同样去已经落尽黄叶，满是黑黝黝树干的林间小路上散步，不时从枯黄的草丛里发现惊喜。尽管每一片干枯的牧草已经在第一次霜雾结成的冰晶里再也挣脱不开，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这个已经归乡的异乡人在上海这个已经春暖花开的时节回忆起那个漫长的冬天，忽然领悟到芬兰人那种对于严酷冬天的感情，寒冷的冰雪难道不是孕育着一个明丽的春天吗？芬兰人将这份对自然的热爱，对四季的珍惜袒露在那样的空旷的被世界遗忘的天地中。或许他们并不是害羞，他们只是沉醉在自我中，沉醉在对这一切的希冀中，尽情享受这一切吧！我的离开发生在一个普通如往日的冬日，冷风也依旧，据说第二天就会下雪。如果不是怕大雪误了行程，我或许会在这个遥远的地方认真凝视她们是如何染白整个世界的，我也会走出门去和那些路上的芬兰人一起艰难而轻快地在雪地上留下一行脚印，作为我经历这个陌生天地的痕迹。尽管不能如愿，但是去机场的公交车上，我却有了意外的惊喜——每个座位都坐满陌生而熟悉的人们，是的，真的坐满了人，我也是其中一个。尽管他们神态各异，却无不在这车内的温暖所感染。如果这是最后的道别的话，不如将它作为最美好的纪念罢。我带着这份纪念穿越风霜，启程回到那个陌生尚未开启的地方。